

第一百一十七章 夏明記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
...

“你知道大殿下殺胡馬時，拉的那種銅刺線是怎麼發明出來的？”

“嗯？那不是鐵的嗎？”

“差別並不是太大，你知道嗎？”

說實在話，北齊還真沒有這個東西，北齊君臣對於南慶內庫三坊裏的軍工產品也是最感興趣，好不容易今天談話的一方主動提起了這個，另一方的姑娘家自然感到一絲高興，很誠懇地說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噢，銅線這個玩意兒很難拉。”那個溫溫柔柔的聲音歎息道：“聽說，是江南的商人們為了搶一塊銅板，硬生生拉出來的。”

這個笑話本身是有趣的，但從他的嘴裏說出來就顯得比較寒冷。

所以姑娘家隻是翹了翹嘴唇。

他又問道：“你知道沙州那裏沙湖破開大堤入河的通道是怎麼挖出來的？”

姑娘家搖了搖頭，不是很想陪他玩這些東西。

那人搖頭晃腦道：“因為江南商人掉了一枚銅板，到大堤上的一個老鼠洞裏。”

...

海棠看著講笑話的範閑，靜靜地看了他半天。才開口說道：“這兩個笑話我能聽懂。我隻是不知道你想說什麼。”

範閑撓了撓有些發癢發痛地發頸，思思這兩天精神不大好，天天梳頭髮地時候用力過猛，頭後發絲拉的太狠，所以起了些小紅點。他一邊撓著一邊說道：“這兩個笑話告訴我們，對於商人來說，吝嗇永遠是最值得讚賞的美德，而利益永遠是他們無法抵禦的誘惑。”

這是他前世聽的關於猶太人的兩個笑話。這時候用在江南商人的身上，倒也並不怎麼別扭。

他轉過身來。對海棠指了指自己的背心，剛才給自己撓癢，結果癢地範圍迅速擴大，馬上跑到了天殺的後背正中心，雖然以範閑地小手段，手掌可以輕鬆地摳到那裏。但感覺不大好。

所以他指了指自己的背心。

海棠瞪了他一眼，手卻已經伸了過去，隔著衣服在他的背上輕輕撓了起來。

感覺到那隻可以輕鬆打敗二祭祀的妙手，在自己的癢處用無上心法撓著，範閑隻覺渾體舒泰，舒服地呻吟了一聲。繼續說道：“吝嗇是商人的天性，明青達這麼肯割肉，就有些出乎意外了，而且事關利益，明年我肯定要安撫一下泉州孫家以及今年落空地商家。所以要麻煩你告訴你家皇帝知曉，明年頂多能保持今年的份額。再多，那是極難的。”

海棠嗯了一聲。

緊接著她又繼續問道：“明家準備怎麼處理？看樣子你對明青達的態度很滿意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認真說道：“他的態度，並不能完全代表明家的態度，那天夜裏地事情還沒有收尾，我也不可能收手，明家如今的傷勢全在經濟體上，以後的一年中，單靠內庫出貨卡他，我就可以讓他家繼續流血...但明家整個肌體還算健康，如果想把他們一口吃掉是不可能的，所以隻要我在江南一天，我就會隔些日子就去削塊肉下來。”

所謂蠶食，或許就是這個道理，隻是海棠聽著不免有些替明青達悲哀，那位明老爺子擺足了低姿態，卻依然沒有辦法控制範圍強悍的計劃執行。

似乎猜到她在想什麼，範閑解釋道：“明家肯定不會坐以待斃，問題在於，這次小言定地計劃，和對付崔家不一樣，監察院的手段全部是見得光地手段，我所進行的事情，全部依足了慶律規條，這不是陰謀，隻是陽謀，麵對著實力上的差距，明家不可能進行正面的反擊。你不要以為明青達純粹是想息事寧人，他還不一樣是在耗時間，等著京裏的局勢發生變化。”

他加重語氣說道：“對於明家來說，京都的局勢一定要有變化，不然他們就隻有等著被朝廷吃掉。”

海棠輕聲接道：“所以你不會讓他們就這麼安安穩穩地等下去，而是要趕在京都局勢變化之前，盡最大可能削弱他們的實力。”

“不錯。”範閑麵無表情說道：“一切依足規矩來，我唯一擔心的就是，明家的聲譽好的有些難以理解，內庫轉運司的帳目上找不到任何問題，對方抹平痕跡的能力太強了...如今那座島上又再沒有消息過去，似乎有人在幫助他們遮掩。麵對著這樣一個看似溫和有德的大家族，如果我，或者說監察院對明家逼的過於緊，明家擺出來的姿態度過於可憐，江南的士民百姓們或許會有反彈。”

“你不是一個在意別人議論的人。”海棠笑吟吟說道。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：“這話確實。不過我不在意，不代表陛下不在意，陛下想青史留名，又想君權永固，這本來就是麻煩事。如果不是因為這樣，朝廷有太多辦法直接把明家削平，為什麼一直沒有動手？還不就是因為怕在人心之中落下天子寡恩，朝廷陰刻的印象，怕在史書之上留下不太光彩的一筆。”

“慶國皇帝是這種人嗎？”海棠疑惑問道。

“相信我。”範閑苦笑說道：“陛下確確實實是一個好名之人，不然前次天降祥瑞，他也不會非要與你的皇帝爭那口閑氣...這次陛下派我下江南收明家，當然是希望我能做得漂漂亮亮。又要把明家踩死。又不能落下什麼不好地名聲，如果到時候江南甚至天下的百姓都為明家抱不平...京都裏麵那些勢力再一鬧騰，就算陛下無情到願意讓我去當黑狗，也要被迫把我召回京去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今天已經是內庫開標之後的第四天了，為什麼你什麼都沒有做？”海棠好奇問道。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誰說我什麼都沒有做？抱月樓的事情，我還是花了不少心思的。”

提到抱月樓，海棠的感覺便有些古怪。歎息說道：“你向我借銀子，去修河工。倒也罷了，可是我大齊朝的銀子...你卻拿去開妓院，這消息傳回上京，隻怕陛下會笑死我這個小師姑。”

範閑知道，這位北齊聖女對於自己開青樓一事，總有些不大舒服的感覺。他正色說道：“河工是行善，你所知道地，我馬上要著手進行的安置流民工作也是行善，但其實你不清楚，開青樓...也是行善。”

海棠大感疑惑，心想青樓逼迫女子行那等可憐之事。和行善扯得上什麼關係？

“人類最古老地兩個職業，一個是殺手，一個就是妓女。”範閑打了一個響指，又指指後背，示意海棠不要停止撓背的動作。“這事兒你改變不了，我改變不了。連我媽都改變不了...既然如此，這個行業絕對會永遠地存在下去，那我們就不如把這個行業掌控在自己的手中，訂下一些規程，盡可能地保護那些可憐女子的利益。”

先說了古龍的名言，又重複了一遍當年說服史闡立的說辭，範閑嚴肅總結道：“我開青樓，就是為了保護那些妓女，而一味將道德頂在頭上，不理不問，兩眼一遮便當這世上並無這等事情，那才是真正地沒有一顆仁心，把那些妓女不當人。”

當範閑具體說到抱月樓地諸項“新政”，比如請大夫和月假之類，海棠給範閑撓癢的手就已經停了下來，微感震驚地望著他的後腦勺，似乎沒有想到範閑說的居然不是虛套的假話，而是真真正正在做這些事情。

等聽到最後那句話時，海棠臉上的佩服之色一現即隱，輕聲說道：“安之說地有理。”

“嗯？”範閑有些意外地回頭，沒有想到對方會這麼認真地回話，這感覺真不好，像是徐子陵在說服師尼姑。

他搖搖頭，將這個令人難過悲哀的聯想趕出腦去，沒頭沒腦說道：“朵朵，對不起。”

這次輪到海棠意外和嗯了一聲。

範閑說道：“前幾天，你我二人生分了些，事後我想了想，這主要是我的問題，當然也有你的問題，可是歸根結底，是我的問題。”

雖然海棠不是很明白他想講什麼，也不理解這個古怪多餘占字數兼灌廢水地句式，但依然很輕易地聯想到在北齊上京城外的古道邊，麵前這位年輕人曾經說過地**點鍾太陽，世界你的我的之類。

她的唇角泛起了一絲淺淺的笑意。

範閑拍拍雙手，盯著她的眼睛說道：“我奢求朋友之間的坦誠，但其實對你是不夠坦誠的，所以這是我的問題。而你自從離開北齊，來到江南之後，天天要盯著那麼多銀子，還得擔心我如何如何，你的壓力太大，讓你心緒難寧，不及當初，無法成功地化解這份壓力，是你的問題。但是，你有壓力，我有壓力，歸根結底，這些壓力是我弄出來的，所以這問題也是我的。”

海棠笑了起來，掩嘴，隻露出那雙明亮有若清湖的眸子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下意識裏說道：“眼睛挺漂亮的。”

“嗯？”兩人間第三次嗯。

範閑啾啾笑道：“沒想到你也有小姑娘的一麵...不過說到底，你到今天也沒告訴我，你到底多大了。”

看到海棠微怒神色，他不置可否地揮揮手，說道：“轉話題！剛才不是問，為什麼這兩天對明家沒動作？”

“你說你忙著妓院的裝修工作。”海棠也是會開玩笑地，隻是偏生澀了些。

範閑點點頭。笑道：“這是一樁。當然，最主要地問題是...我在等夏棲飛養傷。”

—

三月二十六的晚上，蘇州西城一帶鹽商皇商府邸聚集的地方，紅燈高懸，鞭炮喧天，一片喜氣味道，原來是這些日子在內庫一事上出盡風頭的江南水寨統領夏棲飛，正式在蘇州城裏置辦了一座院落。今天第一次開門迎客。

其實真正的江南巨富，在蘇州城外。江南水鄉之中都有自己有大院，平日也都是居住在自己有莊園之中，很少留在城中，但是他們每一家都必然在蘇州的西城裏預著一座豪奢的住所，因為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與家族實力地展現。

西城地價極貴。而且一向沒有人願意賣房產，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住進來，而夏棲飛能夠成功地開了自家的宅院，這就代表著經過內庫一役之後，江南已經承認了他地資格。

當然，住進蘇州城的夏棲飛。當然要把自己洗的幹淨一些，臉上不留一絲黑道，所以自然不能以江南水寨統領的身份入住，他如今的身份已經搖身一變，成為了夏明記的東家。

夏明記。自然也是新開地商行，這名字裏暗藏的意味。前來道賀的商人們心知肚明，那個明家是如此的顯眼刺目，隻是不知道明家今天會不會派人前來，聽說明家主人明青達老爺子那天昏厥之後，整整兩天後才醒過來，身體虛弱的一塌糊塗。

一輛馬車，停在了夏府之前，馬車全黑，沒有任何徽記，但是四周虎視眈眈的護衛，與街中頓時多起來地陌生人，無不昭顯了這輛馬車的身份。

正圍在夏宅門口的商人們趕緊走了過來，對著馬車躬身行禮，又熱切地準備迎接馬車中人。

馬車內，範閑對三皇子和聲說道：“殿下，您真想湊這個熱鬧？似乎有些不大妥當。”

三皇子甜甜一笑說道：“我知道老師在擔心什麼，不過既然老師今天不避嫌疑來為夏棲飛助勢，多加學生一個，也不算什麼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知道這個小家夥無時無刻都沒有忘記宜貴嬪的教導，死活都要與自己綁在一處，不僅是心理上的，更是在輿論上。

一大一小，蘇州城裏的兩位貴人矜持地下了馬車，引來車外的一陣喧嘩與此起彼伏的起安聲。

...

範閑站在房間內，用手摸著明顯是新做好的書桌，嗅著鼻間傳來的淡淡清木香味，心想這個世界別的不咋滴，不過新裝修的房子沒有甲烷的味道，這條好處就足夠了，他忽然間心頭一驚，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想起過原來那個世界的事情，不知道這代表著什麼。

或許是自己越來越適應這個世界了，可為什麼自己的心裏那種不知名的渴望，一直還在撓著，讓自己心裏發癢，卻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渴望什麼東西。

不是煙草，不是A片，不知道是什麼。

他從走神裏擺脫出來，才發現夏棲飛和三殿下都怔怔望著自己，不由自嘲一笑，說道：“青城你受了傷，自己坐著，不要理我，我經常會發呆的。”

知道欽差大人與三皇子聯袂而至，前院來道賀的江南商人們一是暗中羨慕夏棲飛的運氣，心驚於欽差與三皇子不避人言的舉動，另一方麵也不敢過於喧嘩，所以前院飲酒作樂的聲音，並沒有打擾到後園書房裏的談話。

夏棲飛其實很震驚於範閑的到來，更何況跟著他前來的，還有一位三皇子！

範閑搖頭說道：“如今的江南，誰都知道你與我的關係，我想京都裏也應該知曉了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再來遮遮掩掩？”

夏棲飛看了三皇子一眼，一想到坊間傳言，便也不怎麼避諱，直接說道：“提司大人，下屬怕為您帶來麻煩。”

“有什麼麻煩？”範閑望著他溫和說道：“你替朝廷辦事，最近看似風光。但實際上吃了不少虧。”

夏棲飛想到那夜死去的兄弟。麵色微黯。

“傷好了些沒有？”範閑問道。

夏棲飛恭敬應道：“好多了。”

“嗯。”範閑稍一沉吟後緩緩說道：“你不用擔心太多，關於明家，我地態度是很堅定地，或許進度會慢一些，但是...你不要以為本官是被誰的姿態給蒙騙了過去。”

明家當代主人明青達在內庫大宅院內的那一跪，以及中標之後的那一次昏厥，這些天早已傳遍了蘇州城內城外，所以夏棲飛做為範閑手中的那把刀。最擔心的就是握刀的手，會不會忽然轉了念頭。這時候聽到範閑做出了承諾，夏棲飛傷餘之身，無由精神一振復仇，奪回明家，是他此生最大的心願，如果沒有範閑地幫助。他永遠也做不到。

範閑看著他的神情，沉聲說道：“你為朝廷辦事，朝廷就要為你撐腰，再說直接一些，你既然是本官地人，本官就必須光明正大地昭告世人。這個關係，不需要扯脫，也沒必要遮掩，將來你在江南辦事，往北邊輸貨。有這層影響，都會輕鬆許多。”

夏棲飛麵現感動。心裏卻有些惶恐，不知道提司大人為什麼如此著急於挑明此事。其實夏棲飛如今還一直以為自己是在為朝廷辦事，他不明白，範閑用他，並不代表著朝廷用他。

讓夏棲飛往北邊輸貨，通過當年的崔家線路，與北境內的範思轍接頭，在南範閑北皇帝的庇護下，重新打通那條走私線路，這才是範閑的目的。

如今南邊有監察院暗中理著，北邊地鎮撫司指揮使衛華，既是範閑的老熟人，又是北齊小皇帝信的過的人，這條線路本身就已經是天衣無縫，唯一需要再錘兩下的...就是起頭處的夏棲飛本人。

範閑今日頂著議論前來，不外乎就是用世人地言論，將夏棲飛牢牢綁在自己的身邊，今日之後，不論是誰，都不會相信夏棲飛不是範閑的心腹，日後走私開始，夏棲飛便是想出賣範閑，隻怕也沒有人敢相信他，而且範閑的敵人也會針對夏棲飛，江南居之前已經是個良好的開端，這樣隻能逼著夏棲飛把範閑抱地更緊...

以外患而牢本心，綁人上船，三皇子是死乞白賴地要上船，夏棲飛卻是不上也不可能。

...

“後天。”範閑離開夏府之前，最後對夏棲飛囑咐道：“需要的手續應該就齊了，到時候就該你出馬上。”

夏棲飛微感激動，雖然心裏明白，提司大人隻是需要自己來吸引住明家地注意力，但是自己終究可以在蘇州府裏吼上一嗓子，似乎距離自己的人生目標，也越來越近了些。

“不過你也明白。”範閑歎了口氣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慶律對這種事情並沒有成例，對方是長房長子，依律論，他是占便宜的，就算院裏幫忙，也不大可能獲得理想中的結果...失去的東西，再想拿回來，方法有很多種，你不要著急，也不要過於失望。”

夏棲飛心頭微顫，總覺得麵前這位年輕的提司大人說的不僅僅是明家之事，上下級之間，似乎因為家產這兩個字，而產生了某種同調的和諧，他一抱雙拳，感動說道：“因夏某之事，令大人費心，實不敢當。”

“當得。”範閑憐惜說道：“打一開始就說明了，本官也是利益為先之人，你不要過於係懷。”

他越強調利益，夏棲飛越覺得對方真誠，連連行禮，將他與三皇子送出府去。準確來說，範閑與三皇子隻是在夏家裏略站了站便離開，前後不過一盞茶的時間，不過這其中所表露出來的姿態與決心，必將通過那些商人官員的嘴巴傳出去，傳到明家主事人的耳中。

馬車離開夏宅後，並沒有急著回華園，而是往北城駛去，蘇州北城多是江湖好漢，所以車旁的護衛們也緊張了起來。

“後天是什麼日子？”三皇子睜著純良無害的雙眼，問著範閑。

範閑應道：“夏棲飛入蘇州府衙，狀告明家陰奪家產一事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